



#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37  
26 March 1979

CHINESE

### 第二一三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哈里曼先生

(尼日利亚)

成员国： 孟加拉国

拉赫曼先生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比拉先生

挪威

斯科格莫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法富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五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176)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并请阿尔及利亚、贝宁、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刚果、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洪加武先生（贝宁）、特卢先生（博茨瓦纳）、扬科先生（保加利亚）、蒙乔先生（刚果）、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沃尔库先生（埃塞俄比亚）、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塞基先生（加纳）、扬萨内先生（几内亚）、辛克莱先生（圭亚那）、贾帕尔先生（印度）、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拉贝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胡瓦纳先生（莫桑比克）、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杰拉加一金先生（塞拉利昂）、胡森先生（索马里）、罗德里戈先生（斯里兰卡）、萨赫卢勒先生（苏丹）、科乔维先生（多哥）、查莱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何文楼先生（越南）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按照第二一三二次会议所作的决定，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穆荣戈先生（西南非民组）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项目 2。

第一位发言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阿戈什蒂纽·内图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在罗安达签订一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国家条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相互支持，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社会经济革命战果创造条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为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想而献身，因此决定缔结该项条约。

按照条约的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要求在今天发言。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就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阐明我国的意见。

去年五月六日，安全理事会第 428(1978)号决议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入侵，认为这种入侵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安理会同样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作为武装入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跳板，并决定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有进一步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即再开会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现在，安全理事会必须证明它确是言行一致。众所周知，过去几个星期，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飞机一再轰炸安静的安哥拉村落和纳米比亚难民的营地。这些难民都是因为非法占领该领土的种族主义者的恐怖行径而被迫逃亡，栖身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凝固汽油弹也用上了。此外，若干步兵小队于三月十一日在六架直升机的支援下越过安哥拉边境。三月十三日，步兵队伍侵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土达 17 公里之深。据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月二十一日报告，南非军队仅在本月份的十天之内已袭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17 次。在战争中南非空军六架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影式和堪培拉式的飞机被击落。比勒陀利亚的官方报告证实了这些一再入侵安哥拉领土的事实。

显而易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有预谋地、有计划地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赞同联合国的非洲集团的看法。非洲集团在今年八月三日——即紧在比勒陀利亚空袭安哥拉之后，但早在其坦克实际侵入安哥拉领土之前——发表一项重要声明，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有效措施，结束南非侵略安哥拉的行径。非洲集团在这方面提到了安全理事会第428(1978)号决议。

根据当前的局势，显然有必要使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制裁行动来对付南非统治当局的狂妄对抗态度。应该要南非赔偿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造成的损失。针对比勒陀利亚无视国际法所犯下的侵略行径，我们是否要采取有效措施，抑或只是加以谴责，略作声势，再通过一项类似第428(1978)号决议的决议，这实际上已经是关系到在南非孰战孰和的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延误只会怂恿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肆无忌惮地犯下新的罪行。

不容置疑，比勒陀利亚统治集团的政策已经在严重地威胁着南非的和平与安全事业。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者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另一次严重空袭——马普托报道的空袭，我说也应由比勒陀利亚承担责任。

但是，任何人以为用武装侵略就可以对曾经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非洲国家施加压力，都是极端错误的。所谓前线国家于今年三月四日在其首脑会议发表一项公布，证明种族主义者的图谋已被识破。国际社会一定不会让这些国家孤立无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竭尽全力，履行义务，声援非洲人民的斗争。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在罗安达逗留期间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席阿戈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什蒂纽·内图作出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党和政府坚决支持安哥拉人民捍卫其国家主权和边界完整。 埃里希·昂纳克强调，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有权以一切可能手段，包括利用国际声援在内，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确保其领土的防卫。

若干集团不吹嘘什么和平解决办法，说他们会以其影响力诱使种族主义政权放弃其野蛮政策。 但种族主义者还是秘密地获得石油、军火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讨论会所证实的核勾结。 这都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决定的行动。 至于与南非的核勾结，甚至连技术也提供了，生产武器已不成问题。 与南非的经济和其他关系不仅保持不断，而且有增无已。 有一种想法是先使种族主义者的傀儡政府获接受，以便在较后时可给予承认。 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各种所谓观察团前往观看今年四月在津巴布韦上演的选举闹剧就反映出这一点。

所有渴望和平，希望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人都应赞同：解除侵略者的武装，以一切办法打击侵略者，加强为保证其人民能够过体面的生活，免受殖民主义、外国奴役和剥削而努力的力量。

这就是所谓前线国家的政府和津巴布韦的爱国阵线和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民组等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纳米比亚的问题，应当指出，这片为南非非法占领的领土现正被利用来袭击和平的邻国。 与此同时，比勒陀利亚继续执行在温得和克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的政策，以防止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权利，从而继续在纳米比亚称王称霸。 但是，为了非洲和平的利益，必须使纳米比亚摆脱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在适当时接受它以一个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

但我们又面对西方集团种种企图阻挡这个必然的进程的花招伎俩。 这就难免使人觉得，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以种族主义者导演的选举丑剧妨碍联合国参加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西南非民组解放运动是联合国承认唯一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 该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织已充分表明，愿意为取得相互谅解而努力，以尽早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但如果需要任何让步，我们应与真正有关方面谈判，而不是根据一种什么客观性，将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放到同等地位。我们不应忘记谁将会是纳米比亚未来的主人。未来的主义是纳米比亚的人民，不是南非的军队。

过去与无耻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应企求西方国家垄断集团的善意和忠诚合作。他们显然需要种族主义政权作为牟取巨利的财源，作为对自由非洲的经常威胁，作为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的地方。

确实值得注意的是，若干帝国主义国家毫不拒绝种族主义者的要求，给他们提供大量的信贷和政治支持，甚至最新型的武器。这些国家也没有因为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极其能事地公然侵犯人权而有所迟疑。非洲国家对帝国主义集团落力贩卖的各种计划表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是本组织工作的基础。其目的是最终消除殖民主义，包括残存在南非的最后据点。服从这些决议就是确保和平与国际安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吁请安全理事会就这样做。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查莱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要借此机会同其他代表团一道，诚挚和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的确，在安理会处理议程上这个微妙问题的关键阶段，由你担任主席是最合时宜不过了。尼日利亚与南部非洲的解放进程是密切相连的，它对解放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你个人的献身精神、才智、外交技巧、经验和勇气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主席先生，会议在你主持下，我们又有了新的希望。你的有力领导一向是一鼓强大的感染力量，我国代表团期望会议将在较密切的合作气氛下进行。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现在，我也想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表示深切的谢意，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安理会这次辩论。

安理会又一次开会，审议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公然违抗国际社会意愿，犯下各种侵略行径的问题，确是令人痛心疾首。 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西南非民组和最近对赞比亚发动新一轮的侵略行径，侵犯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本性。 我们深恶痛绝，并且毫不含糊地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有计划地一再犯下的暴行和破坏行径。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将继续对这些懦弱行为表示感到痛惜，并将与这个世界组织的其他成员共同努力，确保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正确执行联合国秘书长的计划，以便在选举过程中在联合国监督和管制下，使纳米比亚能够通过和平过渡取得独立。

虽然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政权屡次侵略前线国家的行径近来已成为他们之间的一种风气，但是，最近对安哥拉、西南非民组和赞比亚的攻击不能看作是“深入袭击”这些领土的总计划的部分行动。 当西南非民组和前线国家正在加紧协商，谋求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决定时，这些攻击却在升级，其意义并不寻常。 在秘书长采取主动以实现停火，为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在纳米比亚执行任务铺平道路的关键阶段时，发动这些无情的攻击，以致破坏财物，滥杀滥伤无辜的平民和儿童，也绝不可能是偶然的事。 这是为了阻挠和平进程的有预谋的攻击，也是为了挫折国际社会努力的企图。 我们谴责这种目空一切，完全不把国际舆论放在眼内的态度。 这种态度从种族主义政权悍然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西南非民组和赞比亚发动的赤裸裸的暴力和侵略行径可见一斑。

最近对安哥拉发动袭击时，也正好是发生在南非拒绝接受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和平过渡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其中一些关键部分的时候。 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态度和其后的军事袭击都是为了驱赶西南非民组的部队和动摇解放运动的后防基地，从而把和平谈判解决的机会化为泡影。 我们认为这些卑鄙的侵略行径证明南非正大肆挫折安哥拉这样的前线国家的努力。 这些国家在遭受种族主义政权发动的侵略战争后已开始进行建设和重建的工作。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我们同样要向南非保证，这绝不会改变我们支持南部非洲解放运动这个坚定不移的决心。前线国家首脑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在罗安达开会，重申他们将坚决支持这场斗争，并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政权狼狈为奸，犯下各种的侵略行径。为此目的，我们希望重复他们的声明，谴责南非一切旨在破坏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的有效执行的花招伎俩。

此外，坦桑尼亚无法了解南非的欺人之谈——一方面要求西南非民组停止所谓“敌对行为”，作为执行各项提议的先决条件，但另一方面却发动空前的暴力行为。这是另一次狂妄自大、背信弃义、动摇不定和惶恐不安的表现。的确，这两方面是互不相容的。

南非加紧攻击安哥拉和前线国家，为的是摧毁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树立一个听其指挥棒转的傀儡政权，看来这不仅是臆测而是逐渐成为真正的现实。难道不是愈来愈清楚吗？假如还都只是无凭的指控，明显的反驳办法是以事实证明合作的意愿。

由此可见我们为什么说，侵犯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不应视为偶发事件，而应看作是一个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要破坏和平进程，维持南部非洲地区那些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政策。加紧攻击赞比亚和莫桑比克是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企图打击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的努力，以及拖慢解放斗争步伐的部分阴谋。

这些挑衅性攻击是企图把冲突地区扩及安哥拉，以它作为代罪的羔羊，并利用纳米比亚作为这场侵略安哥拉战争的跳板。安哥拉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该国站在解放斗争的行列，是因为该国向那些为收复其家园及其与生俱来权利，为纳米比亚而斗争和被驱赶的纳米比亚儿女提供帮助。纳米比亚遍地是钻石的光芒，其它数量惊人的宝贵矿物更不在话下。有人就这块遍地宝钻的地方说：

“用脚趾在这里的沙堆中挖，那你会被逮捕。

“建一栋房子，警察将盯着挖土的每一步工作。”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因此，南非非法政权为什么不肯妥协和发动攻击不是很清楚吗？

这些攻击不仅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前景，而且是南非完全蔑视一切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行动。这应当是一个考验，看看安理会是否可以是各国和平的保证者，是否有能力强制执行其决定。这不仅是对据说觉得南非的行动颇有道理，因而值得他们目前采取的主动，把南非带到谈判桌上来的西方五国的挑战，而且也是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挑战。安理会这一轮会议的目的应当是揭露该种族主义政权的阴谋，雄辩地指证南非的死硬顽固本性及其在处理纳米比亚问题上所表现的虚伪。在试图施加压力，迫使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民组同南非谈判的时候，我们应考虑到，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提出不能接受的让步要求，而且更有甚者，它并不愿意看见在纳米比亚和在整个南部非洲建立真正的大多数人统治。

我们要请安理会，特别是西方五国，以有效的办法对付这个挑战。

在这方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采取下述行动：第一，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明确谴责南非最近对安哥拉发动的侵略行径——这是蔑视非洲独立国家的主权的明显表示；第二，目前就纳米比亚前途与南非谈判的西方国家应：(a)运用他们的力量解除长期存在的爆炸性局势；(b)运用他们的力量使南非听从世界舆论；(c)运用他们的超级力量讲一种南非能明白，因而会听从的语言。我要在这里暂行一下解释“超级力量”一词。什么是“超级力量”，什么是完美的“超级力量”？完美的“超级力量”就好象眼能看，耳能听一样。因此，完美的“超级力量”是一种道德力量，用以说服和告诉任性的人，他们在干着不应做的事。西方国家应阻止武装南非；他们应发挥其影响力，以帮助执行解决建议和联合国为纳米比亚的正当选举程序及其独立而制订的计划，完成其同道人，英国传教士迈克尔·斯科特牧师胜任地履行的工作。有人告诉我，许多年来，在纳米比亚人的授权下，就是靠他的呼吁才使纳米比亚问题继续受注意，最后导致一九五三年决议的通过，给联合国对所谓西南非事务予某种监督的权力。西方国家当前的任务是完成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开创的工作。切莫辜负他的苦心。要强硬对待南非。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安理会可以重复霍勒斯在公元前六十五年所说的话来表示对南非采取的强硬态度：

“假如你不懂得如何正确地与邻居相处，那就让位给那些懂得如何做的人吧。你已玩够，吃够了，喝够了，已经是离开的时候了。”

Ludisti satis, edisti satis, atque bebisti, tempus abire tibi est — 是离开的时候了。安理会为什么不能告诉南非，是离开的时候了，他们的文明教化使命已经完了一—如果这确曾是一个文明教化使命的话。那已经是完了。现在，人们要管理自己的命运。

我要向西方国家重申：请勿辜负迈克尔·斯科特牧师的苦心。完成他开创的事业吧。

至于国际社会的其他会员国，我们要说的是，对南非最近的侵略行径表示义愤和加以谴责虽然也是好事，但更好的做法是采取具体有效措施，确保南非立即撤走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关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对安哥拉进行的轰炸和攻击，联合国会员国也许愿意回顾一下安全理事会在其第428(1978)号决议作出的决定。除了别的以外，决议严肃地警告，

“……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有进一步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安理会即再开会，

“以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这是安全理事会所说的话。

为了保持前进的诺言，以维护其信用和威望和本组织的声誉，安全理事会这次应怎样做呢？当然，我们至少必须向前迈出一步。

同时，坦桑尼亚代表团也呼吁，各会员国和向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权侵略战

争的受害者——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以及前线国家——提供物质和道义的支持，帮助他们解放南部非洲，以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将一致通过一项强硬而有效的决议，迫使南非停止这种有预谋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

最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向安哥拉、西南非民组和赞比亚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人民致以慰问，并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声援西南非民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赞比亚及在南部非洲的所有解放运动，以对付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另一次懦弱行为。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赫卢尔先生（苏丹）：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成员容许我参加应安哥拉代表紧急要求而召开的紧急会议，讨论已列入议程的关于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问题的项目。

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南非政权不顾这个崇高机构通过的所有要求该政权和在索尔兹伯里的另一个种族主义政权停止对邻近非洲国家的侵略行为的决议和决定，继续向邻近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安理会成员应当记得，第445(1979)号决议是在三月八日才刚刚通过谴责索尔兹伯里非法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当时正在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进行的侵略行动。

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两个政权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时间上也互相配合，毫无疑问，它们彼此之间随时协商，在行动上也互相协调，对毗邻国家大事侵略和破坏，最重要的是它们要借此向全世界证明，国际社会对正在继续发展的事态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不用说，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白人社会要达成和平解决，唯一的希望是联合国充分参与对话和谈判，以期在各该领土建立多数统治。如果种族主义政权继续破坏联合国的形象，那么它们就必然会面临南部非洲的种族武装对抗的局面最后对他自己也将有害，连能否在那些领土立足也要发生问题。

非洲国家一直密切注意过去数日来在纽约举行的邻近会谈，不是因为这些会谈会导致积极的成果，而是因为它们认为有关西方国家在最后不得不承认同南非当局进行对话的一切试图都徒然无功的时候，就得面对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我必须在这个时候着重指出，我们对邻近会谈不包括非洲统一组织在内感到失望，因为非统组织是团结非洲的工具。是对有待解决的非洲问题采取联合政治行动的协调者。我们特别感到失望的是，参加者并不以直接有关的国家和对抗的国家为限。我们希望今后不会再有这种疏忽，因为非洲统一组织是对抗国家和正在为解放所有被奴役的非洲领土而进行斗争的解放运动的主要支柱，并且仍然是非洲国家同其他集团或同主要大国交往时使行动得以有所遵循的最有效的构架。

非洲对最近的事态发展和种族主义者的高压手段不能视若无睹，或袖手旁观，因为整个非洲的命运是合一而不可分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少数白人政权的统治是无法长期继续下去的。目前白人少数政权似乎占尽上风，但非洲反抗运动早晚会得到足够的经验和力量来扭转局势。不难预见在不太久的将来就会出现这样的局势。但在此期间，对抗国家仍然会继续受侵略、空袭，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会受到侵犯。非洲国家重申以前所作的援助对抗国家的承诺。我深信，如果对抗国家的军事局势因这种侵略行为而继续恶化，非洲国家将会履行这个诺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面临一次种族战争——所有同南非局势有关的各方对这种景象都将会担忧。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就这些侵略行为作出有力声明，显示自己有将决议和决定付诸实行的潜力和能力，使那些决定受到尊重，并引导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被奴役人民走向平等、人权和独立的道路。

在这方面，安理会成员当记得一九七八年五月第428(1978)号决议，在决议中安理会曾提出警告，如果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安理会就会考虑按照《宪章》、包括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鉴于南非当局一再发动侵略，公然违反该决议，现在已经是安全理事会按照上述决议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积极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已经到了非常微妙的阶段，已经是一个急待解决的事项。不管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对该地区的和战问题都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对安哥拉的袭击，和以前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一再袭击，都是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政治局势的发展分不开的。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安理会谴责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行为的决议，即所有有关各方必须有更大的政治意愿，积极争取促进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独立，并摧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非洲国家赞扬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英勇立场，敢于面对军力强大的敌人的武装侵略，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同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人民所作出的牺牲，因为

(苏丹)

他们是为了非洲的自由，为了在非洲大陆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而牺牲，使非洲成为只是非洲人的非洲。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圭亚那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成员让我国代表团得以参加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问题的辩论。我国代表团深信你这位杰出的非洲子孙定能以尊严和正义感继续主持审议安理会这个月所审议的问题。

南部非洲的局势日益严重。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不仅受到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阻挠，无法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权利，现在更因种族主义政权变本加厉，对南部非洲所有的黑人发动一连串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蛮横地杀戮，粗暴镇压而更加严重。过去两个月来，这种行动已更为猖狂。正当叛逆史密斯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无故地大举进犯之际，他在比勒陀利亚的搭档也恣意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轰炸村庄和城市，杀伤无辜的安哥拉人民和纳米比亚难民。这些侵略行为是有系统的，并且是继续不断的，足见史密斯和博塔这两个种族主义刽子手密切勾结，沆瀣一气。他们对南部非洲的无可避免的转变，对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堡垒已不能再抗拒解放和自由的力量的事实，都不愿接受，现在只好采取公然侵略独立非洲国家的策略，以期恫吓和颠覆这些国家。

我们回顾种族主义南非在安哥拉独立前夕在该领土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知道南非目前的恶毒活动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敌对政策的延续。从这些一再发生的侵略行为可以看出比勒陀利亚政权决不甘心目睹一个坚决要铲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政府在安哥拉得势，由于对南部非洲局势的这种态度，南非力图阻挠安哥拉巩固几经艰难所得来的独立。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项事实的特殊意义：这种种行为不迟不早刚刚在由联合国出面、在权力被篡夺的纳米比亚领土内作出确切安排的时候发生。我国代表团的了解是，安全理事会接纳南非的五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经由商谈达成的，解决纳米比亚局势的计划，是要为非洲大陆的南部开创一个新时代，假设是在这个新时代里，比勒陀利亚政权会对安理会的决定给予合作，以确保有效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利。

该项假设是基于一项信念，即南非已“诚意”地参与谈判，并将对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给予“合作”。我不妨指出，当时我国代表团对计划能否成功曾表示保留，因为我们不相信，现在仍然不相信，比勒陀利亚政权会改变主意。

今天看来，我们的疑虑和保留似乎都是有理由的。我们记得南非是如何勉强地、不甘心地改变立场，最后才表示接受该项计划。秘书长为了开始执行该计划，提议在三月十五日实行停火，并为此提出了停火的条件。南非的答复是依据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拒绝这些提议，并在最近大举侵略安哥拉。试问，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诚意”和“愿意合作”，又是从何说起？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无故侵略，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现在只是可以含混或寻求妥协的时候。比勒陀利亚政权所使用的恫吓和挑衅策略，目标是很明显的，短期目标是阻挠安理会采取主动，实现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长期目标是使南部非洲可以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南非不希望这个计划能实行。在他们为南部非洲绘制的蓝图中，根本不容许有这样的计划。

我国代表团要强烈地谴责南非对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蛮横侵略。这种侵略使得在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达成和平的机会大为减少。安理会对此必须作出积极和有力的反应。博塔还需要再干些什么，安哥拉和其他邻近的领土还需要再受多少侵袭，种族隔离的无辜受害者还需要受多少折磨，才能使这个崇高的机构凭其智慧决定在南部非洲存在着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我要问，还要等多久？

(圭亚那)

如果安理会又一次不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适当行动，我们必须认识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当然又会神气起来，知道可以无所顾忌地继续其罪恶活动。 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有足够的影响力，它们只需在这个会场内表示不愿阻碍安理会通过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行动的决议，种族主义者的行动就会有所改变。

最后，我要借这个机会重申圭亚那同安哥拉人民团结一致，声援他们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 他们的斗争是今日南部非洲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争取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广泛斗争的象征。 他们来到安全理事会，相信这个机构能够、并愿意援救受侵略之害的国家。 因此，维护这种信念，是安理会的庄严责任和义务。

主席：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索马里代表。 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候赛因先生（索马里）： 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成员让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

安哥拉国防部发表的公报和安哥拉常驻代表在上星期一的有力发言中提供的补充资料再次显示出，毫无疑问，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严重地危害了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并且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非洲国家，事实上，所有想望由联合国引导“在和平中求进步”的国家都有权质问安全理事会，南非不受惩处，狂妄地以武力侵略邻近国家，到底可以持续到多久？

当然，最近对安哥拉人民、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袭只是一连串同样行动中的最新的一次。 安理会成员想必都记得，早在一九七五年，安哥拉达成独立时，安理会就已不得不谴责南非侵犯安哥拉。 就在去年，南非野蛮袭击安哥拉卡辛加难民营，屠杀了700人，安理会曾为此再次谴责南非，并且提出警告，如再有侵略行为，将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执行措施。 现在的确发生了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因此，安理会显然有按照自己的决定采取行动的责任。

如果我们从一个较广泛的角度来看对安哥拉的攻击，也需要采取有力的行动。 南非的武装侵略必须被看作是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政权对前线国家和解放运动的广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和解放运动正在为遏止和消除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邪恶力量而斗争。

我们还必须问： 那些政权将安哥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领空和国家领土当作进行恶毒的战争演习的场所，安全理事会对此袖手旁观，还要有多久？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数以百计的逃避压迫和不公正的纳米比亚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连同前线国家的无辜公民在那些侵略行动中丧生。 当然，边境地区的财产

(索马里)

遭受重大损害，人民的生活也受到干扰。

安哥拉常驻代表的问题提得好，他问如果他的国家所遭受的袭击是由同西方国家没有密切关系的非白人政权发动的，该政权能不能不受惩罚，西方首府会不会不闻不问。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国代表团是心中有数的。反应一定很猛烈。但西方圈子内对安哥拉遭受的以国际社会谴责为不人道的武器进行的武装侵略却没有这样的反应。

过去数周来，国际新闻有警人的报道，揭露了南非政府内部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纳贿营私。这些报导也显示了南非政府是如何地不惜工本，刻意向西方世界兜卖它对纳米比亚和南非国内的非白种人民实施的非法和不人道政策。我们尽量避免将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归功于南非的“红包”公共关系政策。尽管南非有大量的黄金和钻石，但我们不相信南非能买到足够的影响力来挽救注定了要失败的种族隔离的内外政策。这样的贿赂宣传能够，而且也的确曾热闹一时，也许还能对一些意志薄弱、和一些贪污腐化的人多生影响。数字如此庞大的款项其实可以拨供建设性和有意义的用途。例如：为这个四面楚歌的国家内的黑人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漠不关心的说法也许不太恰当。可惜的是，西方对其敢过问的既得利益，却并非漠不关心。安理会必须反对的是使《联合国宪章》及和平本身从属于这些利益。又因为南非的武装侵略显然是为了破坏西方五国谈判达成、并经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核可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就显得特别可憎。

对于最近发动对安哥拉的袭击的动机，当然不应存有任何幻想。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过去也曾发动过同样的袭击，来抵消为了根据联合国原则和决议经由和平谈判公正地解决南部非洲问题而作的努力。这些侵略行为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加强和维持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非法统治和加强推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安理会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南非疯狂反对由纳米比亚当地的真正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走向独立，建立一个自由的纳米比亚。南

(索马里)

非的策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假装有诚意进行谈判，但其实却无意放弃对领土——纳米比亚——的控制。我们已经看到，比勒陀利亚政权提出种族毫无根据的指控，来推迟和破坏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

第二、南非企图在纳米比亚成立一个傀儡政权，好让它能通过该政权继续控制领土的丰富资源。还运用了所谓内部解决——正如大会在其第33/182号决议中所说——作为借口，来助长内战，并虚伪地宣传，把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说成是外来侵略。

最后，南非的策略还包括了所有最严重的国际罪行——通过武装侵略，肆意侵犯一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中还包括试图破坏一个经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解放运动。

西方五国两年前发动的谈判无意已使国际社会相信它终于已尽到了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谈判的内在缺陷在于西方五国不愿明确坚定地表示，如果南非背信弃义，执迷不悟，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会采取《宪章》所规定的执行措施。谈判现在已经触礁——而且并不是第一次。我国政府真诚希望正在进行的邻近会谈会成功，但过去的事实在证明南非一定会有办法公然与联合国对抗，只要它知道即使违抗，充其极也不过是口头上受到谴责。

安理会现在所面对的是无故发动武装侵略，这就已经是足够的理由可以凭以采取国际行动。何况这种侵略又是针对着为履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道义和法律责任而作的努力，安理会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更是不容犹豫。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最强烈地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同时必须明确——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明确”——表示。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对邻国发动侵略，如果南非不立即同意执行安理会在其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认可的关于纳米比亚达成独立的条件，安理会就一定会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由于安理会过去不够果断和犹豫不决，又因为侵略者发动凶残的侵略行动，并肆无

(索马里)

忌惮地一再发动侵略，如果安理会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是没有尽到按照《宪章》保护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安理会的信誉也将受到损害，没有了信誉，对联合国本身的信心也就会消失，就会引致更多的战争，即使在目前，战争也正在危险地升级。

总之，就目前阶段的世界局势来说，现在决不是鼓励侵略者重演“慕尼黑”的时候。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安理会第 2133 次会议邀请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代表马卡蒂尼先生。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开始发言。

马卡蒂尼先生：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政权一再侵略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这种侵略是不讲人道的落伍制度直接造成的后果。南部非洲人民正在进行武装斗争去灭除这个制度。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参加目前安理会进行的辩论。我们很感谢主席先生以及加蓬和赞比亚的代表，让我们的运动有机会在目前解放南部非洲和维护非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斗争阶段上表明我们的立场。

主席先生，特别有意义的是，安理会是在你的主持下，审议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肆意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你个人致力于抗拒令人深恶痛绝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九七五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却遭受法西斯种族隔离政权有计划的大规模入侵，贵国当时即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安哥拉，这种坚定的立场至今仍激励着我们正在斗争中的被压迫人民。因为，他们同所有真正的非洲人和非洲真诚的朋友一样，都知道由帝国主义者撑腰的入侵行径无非是想扭转历史的趋势，以便永远继续其奴役政策。他们还很高兴地记得，尼日利亚和其他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曾坚定地采取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这些国家的积极支持，安哥拉英勇的人民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打得一败涂地，击破其企图将新兴独立的安哥拉永久变成保护和输出种族隔离政策的侵略、扩张基地的险恶阴谋。

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的代表和大使，其他在此发过言的代表，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付主席，都在他们的发言中清楚地说明了南部非洲的局势，并吁请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完全同意，目前安理会议论的南部非洲危险局势的根源在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帝国主义同盟顽固阻碍在该地区进行非殖民化过程，并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企图维持南非的现状。

( 马卡 蒂尼 先生 , 非洲人国民大会 )

种族隔离政权恣意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行径是帝国主义支撑的战略。在这个战略之下，该种族主义政权还恣意地侵略赞比亚；史密斯政权则侵略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

在我之前向安理会发言的代表们强调了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受侵略的根源就是帝国主义支撑的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政权的战略。许多代表还强调说，按照过去几个月事情的发生来看，每当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为求谈判解决问题的会谈进入一个新阶段，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就加紧侵略邻国。这些政权的同盟——参与谈判的西方国家，不仅不谴责它们和集体施加经济、政治压力，反而一再要求西南非民组、爱国阵线和前线国家忍耐宽恕，并要求继续谈判。这样一来，使得愈来愈多过去相信西方国家的诚意和相信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政权接受提议的计划的国家，都对它们的承诺深表怀疑。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国家怀疑有阴谋要出卖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谋求真正独立的斗争。

在该地区进行斗争的广大群众和南非人民大会都坚持这种立场。根据我们长期的经验，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轴心和一些西方大国顽固反对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它们认为，这有阻于它们在该地区特别是在南非维持现状的战略。它们不断地用否决权来维护同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军事及核勾结；它们不积极支持在国际斗争中率先抗拒威胁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制度的解放运动；它们喋喋不休地要求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宽大对待这种残忍的政权；它们指责和谴责那些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去支持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的国家。这一切都是最有力的证明。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看法消极或不乐观，有关各方就该以行动证明我们的看法不对。它们强力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并且应立即执行早就应该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的惩罚措施，特别是按照《宪章》第七章实施的强制性的全面制裁。西方国家若要洗刷它们过去提供武器，帮助以侵略所有非洲国家为宗旨的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部非洲到处杀人放火的记录，就必须更进一步，加入在斗争中

( 马卡蒂尼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 )

的南部非洲人民和进步的人类，赞扬那些一直在向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提供人道主义、财政和物质援助的非洲国家、不结盟国家、北欧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它们还应当停止参加我们指控南非政权玩弄的欺骗性游戏——这种游戏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时间，在假选举和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解除以后，用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片面宣布的所谓独立的手法在纳米比亚树立一个傀儡政权。

对于那些假设比勒陀利亚政权会改变态度或老老实实做代理人的提议，我们过去曾表示保留，有时也曾表示反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更加深了我们的猜疑。因此，眼看着谈判解决办法不断地遭到破坏，我们认为，本组织现在应认真考虑恢复它原有的看法，也就是说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因而要采取对抗的政策，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撤离。联合国采取了这种立场就可以协助它解决目前感到为难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因为联合国同意与非法占领者谈判，而人人都知道非法占领者对联合国和西南非民组的态度。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立场可以澄清一下使我们感到非常困惑的想法。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可能是由一些企图阻止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取得迟早必定来到的胜利的势力造成的。

应当指出，最近连续爆发出来的内幕消息揭示南非花钱在某些国家——包括种族隔离政权的老盟邦——大搞制造有利种族隔离的舆论和政策的活动，这更加深了我们的疑虑。各国是哪些有影响力的报纸、编辑和议员被收买了，目前尚未完全查明，没有卷入这种收买事件的人应该全力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大的立场，以证明他们的清白。

最后，我们要向兄弟般的安哥拉人民致意，他们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工人党的领导下，继续在我们南部非洲不可分割的共同斗争历史书上，写下灿烂的一页。

至于我们，则要竭尽所能，加强武装斗争，让人民掌握权力并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建立一个能保证南非所有人民，不论肤色、种族或政治信仰，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民主国家。

主席：谢谢马卡蒂尼先生对我本人、对我国和我国政府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安理会第2135次会议邀请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西贝科先生。请他到安理会议就坐，开始发言。

西贝科先生：主席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非常尊敬你，因为你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而且又为全世界人民的正义而奋斗。因此，我们很高兴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你的主持下，动员了国际舆论来支持阿扎尼亚人民向种族隔离，向压迫和帝国主义剥削进行正义斗争。

主席，全世界都尊敬贵国，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它在非洲谋求彻底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尼日利亚大力支持阿扎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我们的运动同贵国和贵国革命人民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自从一九七六年联邦军事政府邀请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拉各斯设立一个代办处以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更为密切了。

正如在这次辩论中大家反复指出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又再次开会审议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提出的控诉。两星期以前，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又侵略了安哥拉，用幻影式战斗机轰炸平民和安哥拉境内的难民营。它这种卑鄙的海盗行为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据来自安哥拉的报道，空袭以后，每天还有陆军炮轰，由炮艇、直升机和其他军用飞机支援。还有装甲车也投入攻击，进攻安哥拉的村庄。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一再猖狂进攻安哥拉的卑鄙理由是，安哥拉提供基地给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对非法占领国际领土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发动解放战争。

按照这种荒谬的逻辑，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也有权轰炸我们这座大楼——联合国总部。联合国不是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吗？这也包括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反抗南非的占领。

安哥拉支持西南非民组，因此也承担了作为联合国成员的神圣责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也有权要求联合国立即用适当的方法来惩罚南非。

( 西贝科先生，阿扎尼亚  
泛非主义者大会 )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在你英明的领导之下，安全理事会不会推卸责任。南非不断侵略安哥拉，侵犯安哥拉神圣领土的领空和主权，是最恶劣的侵犯别国的罪行。因此，犯罪的人应受到相应的惩罚。

我们都知道，专制政权在本国面临危机时经常在国外发动战争以便在本国激发爱国主义。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正在为一件丑闻伤脑筋，新闻是关于它如何盗取纳税人的金钱，把资金转用在国内外推展种族隔离的工作上。博塔和他的一邦战争贩子，希望他们侵略安哥拉的行径可以掩盖这一项丑闻。但是就现在来看，这个阴谋诡计似乎要告吹了。

安全理事会更为关心的是，南非愈来愈不把联合国放在眼中。最恶劣的表现莫过于博塔代表在纽约此地散发所谓谴责西南非民组的决议草案的阴谋了。比勒陀利亚给联合国的这一巴掌表示它认为，就一个成员国合情合理的控诉进行的这次辩论和整个问题不过是一出蹩脚的戏罢了。

那些在安全理事会投反对票阻止对南非采取行动而臭名昭著的国家都应仔细反省，纵容沃斯特和博塔这一邦匪徒政权是否有利于联合国的尊严和荣誉。按照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阿扎尼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等前线国家犯下的罪行，它所应得到的惩罚远超过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载的。要惩罚它就应击中要害——即对准支撑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经济。

阿扎尼亚人民知道种族隔离政权利用奴役我们的劳力和盗取我们的资沅来建设它杀害我们在安哥拉和其他邻国的兄弟姐妹的战争机器，这使我们感到很痛苦。除了明确谴责它们对安哥拉人民犯下的卑怯罪行以外，我们还要加强奋斗，把阿扎尼亚从这个野蛮统治下解放出来。

安哥拉人民同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了十四年的民族解放正义战争，在独立前夕以及在安哥拉刚诞生的初期又同帝国主义走狗和南非侵略者进行了凶猛的战争，应有权利享受和平。国际社会有义务加以协助，使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的人民可以和平地发展他们讲求平等的社会。